一、那個下起大雨的午後

午後的天空忽然陰沉了下來。霧灰色的雲層遮住了天空，風從走廊那頭掠過來，吹得公告欄上的紙張簌簌作響。沒多久，整座校園便籠進一層朦朧的水霧裡。

雨落在樹葉上，滴滴答答；雨打在鐵棚上，鏗鏗鏘鏘；雨濺在水窪裡，一圈又一圈漾開。

「糟了，我沒帶傘。」同學一個個被家長接走。有人撐著雨傘，有人披著黃色雨衣，有人鑽進汽車後座，陸陸續續的離開學校。不到十分時鐘，穿堂只剩下我和警衛伯伯。

我坐在長椅上，聽雨聲填滿整個校園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自己像被遺落在一座安靜的島上。我的心裡有一點焦躁，也有一點孤單；有一點懊惱，也有一點委屈。看著別人都回家了，我只能帶著羨慕的心情。

就在這時，校門口出現一個模糊的人影。那人撐著一把深藍色的傘，褲管被雨水打溼了一大片。他向我走近，我才發現竟是隔壁班的阿誠。

「你怎麼還沒回去？」

「我來找你啊！」

我愣了一下，心裡像忽然亮起一盞燈。原來，他說他走到半路，想起我早上說過忘了帶傘，於是，便折返回來。

「一起走吧！我的傘，足夠兩個人一起撐。」其實那把傘一點也不大。我們兩個擠在傘下，肩膀還是被雨淋溼了。風一吹，傘面幾乎被掀翻；車一過，水花便潑上褲腳；我們一邊躲、一邊笑、一邊匆忙的往前跑。奇怪的是，我一點也不覺得狼狽。

這一刻，剛才的孤單像雨霧一樣散了，剛才的焦躁像被風帶走了，剛才那一點委屈也忽然變得微不足道。我的胸口暖暖的，像有人悄悄帶來了一個發光的暖爐。

後來，每當我想起那個午後，天空是沉重的，心裡卻是輕盈的。我也終於明白，有些雨雖然會把衣服淋溼，卻也能讓人看清楚：誰願意在風雨裡回頭找你，誰願意為你多走一段路，誰願意在你最狼狽的時候，與你共同等待那片晴朗的天空。

二、老街上的修鞋店

外婆家附近有一條老街。街上有賣油飯的、有賣青草茶的、有修時鐘錶的，也有一家不起眼的修鞋店。店面窄窄的，招牌已經褪色，空氣裡混著皮革、木屑和黏著劑的氣味。

店裡坐著一位老人。他的頭髮白得像棉絮，鼻梁上掛著厚厚的眼鏡。工作桌上擺著錐子、鉗子、鞋楦和幾把大小不同的鎚子。小時候，我總覺得那間店很奇怪。別人都買新鞋了，為什麼還有人把舊鞋送來修？

有一年暑假，我最喜歡的一雙球鞋開口了。鞋底裂出一道縫，像一張誇張咧開的嘴。媽媽說：「不能穿了，丟掉吧。」我抱著鞋子不肯。那是爸爸送我的生日禮物。我穿著它參加校外教學，也穿著它跑完運動會的接力賽。

外婆看了看，說：「拿去給修鞋伯伯看看。」老人把鞋接過去，摸摸鞋底，又壓了壓裂縫。「可以修。」他先刮掉舊膠，再塗上新膠；先夾緊鞋底，再一針一線縫牢；一下、一下，動作慢得讓我有些著急。

「為什麼不能快一點？」我問。

老人笑了。「有些東西急不得。黏鞋就是不能急。」

幾天後，鞋子修好了。那道裂縫還看得見，鞋底也多了一圈細密的縫線，並不像新鞋那麼漂亮。可是我穿上它時，心裡竟有一種失而復得的喜悅。那份高興不是因為鞋子變新了，而是因為一件差點被丟掉的東西，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裡。

後來我漸漸明白，一把缺角的椅子可以修，一件磨破的衣服可以補，一雙陪我們走過很多路的鞋，也不必因為一道裂痕就被丟棄。

如今老街上的店一家一家換了招牌，那間修鞋店卻還在。每次經過，我仍會聽見那熟悉的聲音——「叩、叩、叩。」

那聲音不急不徐，像敲在鞋底，也像敲在記憶裡。它提醒我：別急著丟掉，別急著放棄，別急著認定一切無法恢復。

有些值得珍惜的東西，只是需要多一點耐心，多一點修補，多一點不肯放棄的心意。

三、爺爺家的慢時鐘

爺爺家客廳的牆上，有一座很老的時鐘。它是深褐色木頭做的，時鐘面已經泛黃，下面吊著一個亮亮的時鐘擺。每到整點，它就「噹、噹」的響，聲音洪亮得連廚房都聽得到。

可是那座時鐘有一個毛病—它總是慢。爸爸每次回去，都會拿手機對時間。

「爸，這個時鐘又慢了。」爺爺似乎不太在意：「慢一點有什麼關係？」

我覺得很奇怪。時鐘不就是要準嗎？慢了三分時鐘，公車可能就走了；慢了五分時鐘，上課可能就遲到了；慢得更多，整天的行程都可能被耽擱。

有一次，我忍不住問：「爺爺，你為什麼不換一個新的？」

爺爺抬頭看著時鐘，沉默了一會兒，才說：「這是你奶奶買的。」

我也跟著安靜下來。因為奶奶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。爺爺說，年輕時家裡拮据，那年搬進新家，奶奶存了很久，才買下這座時鐘。

「她說，家裡有時鐘，就像有個人在提醒大家，該吃飯了、該上班了、該睡覺了。」後來奶奶不在了，時鐘還是每天走，只是愈走愈慢。

那天下午，爺爺坐在藤椅上削水果，我坐在旁邊寫功課。客廳裡只有時鐘擺規律的左右搖晃：「答、答、答、答。」我忽然覺得，那聲音不像催促，更像是一種陪伴。它不急著追趕，不急著提醒，也不急著證明自己有多準確。而我的心也跟著那規律的聲音，漸漸平靜下來。

吃晚飯時，爸爸又說：「時鐘已經慢七分了，我幫你調一下。」爺爺還是搖搖頭。

「不用啦。你們日子都過得很匆忙。留一個慢一點的，也很好。」

我們都希望網路快一點、功課寫得快一點；。可是爺爺家的這個時鐘，就是永遠慢一點。

我有些鼻酸，也有些惆悵。其實，爺爺不是不知道時鐘慢了，他只是捨不得調快與奶奶一起生活的那段時間。